

第一章 民族地区陆 路交通史略

交通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生而产生，同样，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运输在远古时代的狩猎活动中就已经存在。本章主要阐述陆路交通及其运输方式。

1. 秦汉前后民族地区的主要道路

中国少数民族多居边远地区。由其资源及地理位置决定，不同时期均有着不同的战略地位。历代统治者较重视对这些地区的开发。作为联结经济、政治、文化的道路交通，始终伴随着不同时代在发展和演变。秦汉时期，在今中国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先后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西南丝路”，以及对沟通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联系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褒斜路及羌中道、羌氏道等。

●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由东向西，跨亚欧大陆，于公元前二世纪形成的中国同印度、古希腊、罗马和埃及等国进行经济、文化交通的通道。汉朝建立后，汉武帝为了联络大月氏，曾于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

和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两次派张骞率大批人马出使西域。公元前 115 年，随使们陆续从大宛、大夏、大月氏、康居、安息、身毒、于阗等国回到长安。他们带来了各国的使节和大量的礼品，打开了汉朝和西域各国正式交往的通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从此打通。

丝绸之路由中国长安（西安）为起点，西行翻越陇山进入甘肃，经陇西高原进入河西走廊到敦煌，由敦煌分南北两路，穿过新疆，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罗马。其中，中国境内黄河以东称为陇西段。

陇西段由长安到达河西走廊有 4 条路线：一是北线，即由长安经咸阳、虢县（宝鸡），沿泾水（干水）过涇县（陇县），由陇山东麓北行，翻过六盘山，从今靖远地区渡黄河进入河西，穿过今景泰县境的姑藏（武威）；二是中线，即由长安到陇县后西行，从大震关（甘肃清水东陇山东麓）越陇山，向西北行经略阳（泰安北），平襄（通渭西）、定西等地到金城地区（兰州），再由金城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三是南线，即由长安沿渭水西行，经陇关过上邽（天水）、狄道（临洮）、枹罕（临夏），从今永靖渡黄河进入青海，然后出大斗拔谷（扁都口），再入甘肃河西走廊；四是灵州（宁夏灵

武西南)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向西南到姑藏(武威)。丝绸之路陇西段以上各路线西渡黄河后,都汇集到河西走廊,形成丝绸之路东段河西段。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墩煌,东西长千余里。走廊的西部是合黎山、龙首山,统称北山;南部是祁连山。南北之间形成一个天然的平坦通道。由敦煌向西出玉门关或向南出阳光,进入新疆境内。

公元4世纪末,河西走廊逐渐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地方战祸频仍,来往于东西方的部分僧侣和商人便改道由青海西行,从今西宁、日月山、青海湖两岸的“伏俟城”和柴达木盆地通过进入新疆。这时,连接丝绸之路主要通道曾一度在青海境内。

丝绸之路至敦煌后分为南北两段,是因为前面有塔克拉玛干沙漠阻隔,道路很自然地沿着沙漠的南北两侧行进。其中,南道从阳光(敦煌西南)西行,沿着南山(昆仑山脉)北麓,经鄯善(若羌东)、且末(且末西南)、精绝(民丰北)、扞弥(于田东)、于田(和田南)、皮山、莎车等地,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大月氏,再往前行可达西海和罗马。北道从玉门(敦煌西北)西行,沿着北山(天山山脉)南麓、经东师前王庭(吐鲁番西),焉耆、尉犁(焉耆南)、乌垒(轮台东)、龟兹(库东)、姑墨(阿克苏)、疏勒(喀什)等地后,越过

帕米尔高原，到大月氏，再到罗马。

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路段，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它是横贯亚洲的陆路交通干线，是中国同印度、古希腊、罗马以及埃及等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对沿途各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西南丝路

西南丝路是从四川成都经滇西大理与中南半岛各国及印度之间连接的重要通道。战国时期，秦惠文王开通了陕西至四川的褒斜栈道。公元前 250 年，秦孝文王派蜀太守李冰主持修凿从楚道（四川宜宾）通往滇东北的道路。由于山势险阻，开凿困难，采取了积薪烧石，浇以冷水，使石松裂之法，在悬崖上凿出了栈道。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又派常頔把李冰主持修筑的道路向西南延伸，修到了今云南曲靖附近。因崖壁万仞，巨石难凿，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褒斜路和五尺道的修凿，沟通了长安与四川、云南的道路。

公元前 122 年，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谈了他的见闻，并说在大夏（阿富汗北部）见

到许多“蜀布”和“邛竹杖”，据说是经身毒（印度）过去的。武帝遂遣使四出“西南夷”寻求道路。使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到了滇池后，继续寻求西去的道路。“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公元前 105 年后，汉武帝从内地广征士卒丁壮，在滇西大规模开凿“博南道”。此道的开凿，打通了从四川成都起，经滇西大理与中南半岛各国及印度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渠道。从此，蜀布、蜀锦等纺织品源源不断地流向西域各国。西域各国的玻璃、黄金、宝石等贵重物品也大量进入了中国。著名的“丝绸之路”通道就此形成。西南丝路由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三段组成：灵关道，从蜀（成都）南出，经临邛（邛崃），青衣（雅安）笮都（汉源）邛都（西昌），渡金沙江到青岭（大姚），抵叶榆（大理）。五尺道，从蜀南下，经犍道（宜宾）、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宁一带）、味县（曲靖）至滇池（昆明），然后往西经楚雄、云南（祥云云南驿）至叶榆，与灵关道汇合。^③永昌道，从叶榆往西，经博南（永平）、嵩唐（保山），然后由滇越（腾冲）出缅甸到印度等国。中国境内的古城叶榆（大理）是三段干道的总枢纽。以上三道按其走向，又可分为南北两线：北线即川滇段；南线为滇缅段。西南丝路的贯通，极

大地促进了西南各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两晋南北朝，大批中国佛教僧侣到印度学经，主要经川黔滇而去。慧琳《一切经要义》就记述了自蜀川经姚州、越婁、永昌、叶蕃（西藏）雪山脚至东天竺的路线。佛教文化的兴旺发展，使得“西南丝路”更加充实。

● 羌中道、羌氏道及其它

先秦时期，古青海路已为中西交通的沟通奠定了基础。其中，雍州贡道从关中平原沿泾河河谷向西北，由陇西转向湟水河谷，经今西宁、青海湖北岸，穿过柴达木盆地抵达西域。这条道路主要通过羌人聚居的羌中地区，故史称羌中道。古青海路以鲜海（青海湖）为中心，东达陇西，称河湟道；西通鄯善，称氏羌道。

在甘肃陇南山区，先后修筑了羌氏道、阴平等。羌氏道是羌、氏民族为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开辟的道路。主要是东西走向。羌氏道东接故道，西连羌中道，是陇南山区各族人民通往中原和西域的主要路线。阴平道又称沓中阴平道，是由沓中（临潭）起，沿羌氏道经阴平（文县）到四川的道

路。阴平道以栈道多而险著名。

宁夏西部固原地区很早就有了通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一次出巡，就经宁夏南端的鸡头山（泾源县境）抵陇西郡（宁夏）的回中道。这对宁夏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汉由中原通往河西走廊的道路就有略阳道、瓦亭道、鸡头道三条逾越六盘山。南北朝时期，固原的高平镇和吴忠的薄骨律镇，是宁夏南部山区及北部山区的交通中心，有数千辆牛车经这里来回运粮。

在内蒙古与陕西之间，公元前 212 年，秦始皇命令蒙恬主持开筑联结关中平原与河套地区的通道。这条道路北起九原（包头西北），南至云阳（陕西淳化西北）全长 1,800 里（约合今 1,400 里），因道路修得较直，故名“直道”。直道的修筑，沟通了内蒙古地区与汉族地区的联系。

2. 唐宋时期民族地区的主要道路

唐宋时期，在今中国西南部形成南诏、大理、吐蕃等地方政权。从而促进了周围少数民族地区道

路交通的发展。此时，有着悠久历史的丝绸之路，达到极盛。少数民族地区的道路交通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发展。

●南诏、大理国的主要道路

南诏时期，云南通中原的道路主要有石门道和清溪道。石门道又称“马湖江路”，自阳苴咩（大理）经拓东（昆明）、石城（沾益）、昭通，出石门（豆沙关）入四川戎州（宜宾）远达中原。清溪道即由阳苴咩经弄栋（姚安）、渡沪水（金沙江）进入嵩州（西昌）、清溪关（林树堡）、雅州（雅安）到益州（成都）再达中原。此外，还有自拓东东去入黔中之道；自拓东南去邕境（广西）之道。

南诏通东南亚诸国的道路，以阳苴咩为中心，向西、向南伸延。主要道路有三条：一是从阳苴咩起西行，经永昌（保山）、诸葛亮城（龙陵），然后偏南经摩些乐城（瑞丽）到缅甸掸邦，再去天竺（印度）。二是从阳苴咩起西行，经永昌、诸葛亮城北行，经弥城（腾冲古永）西去丽水城（缅甸密支那）到印度阿萨姆东北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下游，再去印度各地。三是从阳苴咩东出至白崖（弥渡）经

银生（景东）通今印度支那半岛。此外，从阳苴咩北行经铁桥（石鼓）进入吐蕃的通道，使南诏与吐蕃保持着较稳定的联系。铁桥是该干道的要津。

大理国时，由于大理马在中原地区享有较高信誉，每年宋王朝都要购买大理马数千匹，并在邕州横山寨（广西田东）与宜川（广西宜山）两地设专门机构买大理马。于是，大理通内地以滇黔南部达广西一线为主。该线自大理至滇东南又分三线，大体走向是：出师宗、罗平，经自杞国、罗殿国达宜川，经湘赣而去临安（杭州）；出特磨道（广西）富州（富宁），经田川（田阳）至横山寨，再运马杭州，或集于邕城（南宁）后再转杭州。在自杞、特磨之间，求得直指横山的新路，大抵在南盘江与驮娘之间从小路直插田州过横山。由于道路畅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断促进着西南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唐蕃古道与党项故道

西北地区的唐蕃古道是唐与吐蕃联系的重要通道。唐蕃古道分南北两路进入青海：南路由临洮西行至河州（临夏市），经风林津（炳灵一带）、龙支

县（民和古都）、湟水县（东都）至鄯城县（西宁）；北路由临洮北行至兰州渡黄河、经龙支、湟水至鄯城。南北两路以南路河州路为主道。唐蕃古道至鄯城后，继续西南行抵逻些（拉萨），从鄯城至逻些全长约 4,200 多里。其道程据《新唐书·地理志》鄯城条载：起自鄯城（西宁），经临蕃城（镇海堡）、石堡城（湟源石城）、赤岭（日月山）、尉迟川（倒淌河）、莫离驿（共和东坝附近）、大非山（切吉草原）、那录驿（大河坝）、暖泉（温泉）、烈漠海（苦海）、黄河沿、众龙驿（多县清水河）、西月河（扎曲）、牦牛河、藤桥（通天河尔多渡口）、列驿（玉树结隆）、食堂、吐蕃村（玉树年吉措）、截支桥（子曲）、婆驿（杂多子野云松多）、悉诺罗驿（当曲以北加力曲一带）、鹞莽驿（唐古拉山查午拉山口索雄以东）、野马驿（聂荣白雄）、阁山驿（那曲）、哈不烂驿（桑雄）、突录济驿（桑气桥以北）、农歌驿（羊八井口北），抵逻些（拉萨）。鄯城逻些道所经之地，地形复杂，有草原、雪山、戈壁、沮洳等地带。道路走向受地形、气候、季节、水划等条件的影响，曲折蜿蜒。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松赞干布联姻，走的就是此道。唐蕃古道是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

党项故道是吐蕃人嗜茶，汉人要马，以茶易

马，在茶马互市的基础上形成的。其走向是：自长安西行经凤翔、凤州（凤县）、成州（成县）等地，即达茶叶集散地武州（武都）。从武州沿羌氏东路可北出洮岷或西出叠部（党项故地）。由叠部西南至阿坝（即昂城、陌昌，为米禽氏故地）、达日（黄河西岸、为野辞氏故地）等地，越巴颜喀喇山至玉树戎模、格至中坝（并为产马之地）与河源吐蕃道相交，西去逻些、戎模。党项故道的另一故道，即从阿坝东南入成都。党项故道的开辟有着深远的意义，至宋代作用更为显著，延续使用达千年，对活跃藏族地区经济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

● 丝绸之路的变迁与其它

丝绸之路发展到唐代，达到了极盛。西汉以后，丝绸之路从中原进入敦煌后逐渐分为三道：西汉时的北道成为中道；在天山山脉以北又辟了一道，称为北道；南道大体照旧。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林国达地中海。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波斯湾。南道从鄯善、于阗、

牛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婆罗门、达印度洋。唐代中西交通除以上三道外，在天山山脉以北又形成一条从庭州（吉木萨尔北）到碎叶（托克马克）的路线。

《元和郡县志图》称之为碎叶路。这时，天山山脉以南从安西（库车）经拔达岭（别迭里山口）、热海（伊塞克湖）的路线，也在碎叶汇合，然后向西到凡罗斯城，再西行抵西海；或折西南行，经石（塔什干）、康等地至波斯。康和波斯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我国丝织品的主要集散地，在唐代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起过很大作用。

唐代，李世民被蒙古族地区四方各民族尊推为“天可汗”，并于大漠南北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驿道，命名为“参（谒）天可汗道。”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王朝通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通往国外的道路主要有七条，其中通过蒙古族地区的就有二条：一条是经过夏州（陕西横山西）通云中、大同；另一条就是贯通大漠南北的“参天可汗道”。

另据《元和郡县志图》载，从上都（长安）至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道路和里程是：由黔州西行，经江府行 3,650 里达上都；由黔州北经万州、开州行 2,750 里达上都；上都西南行至成都，又西南行至雅州、黎州，嵩州，而入姚州，驿程 3,

000 余里；上都西行至凤翔，再西南行经凤州，入今甘肃境经成州、武州、文州，又入今四川境，至扶州，而达松州，驿程 2,000 余里；灵州至上都 1,250 里，等等。总之，唐宋时期，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道路交通也比较发达。

3. 元明清时期民族地区的主要道路

至元代，中国少数民族又走向大统一。元王朝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非常重视道路交通的发展，遍设站赤（驿），边情通达。明清两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道路，大体沿袭元道。这些道路对后来，乃至对今天均有着极大的影响。

● 西南民族地区的主要道路

元代，大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又被统一。元王朝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通达边情、布宣号令，遍设站赤（驿）和急递铺（邮）。道路交通发

达而畅通，驿制趋于完善。凡驿路所达之地，国家政令与军事力量俱能到达。

元灭大理国后，随着云南政治中心从洱海区域东移至滇池区域，交通枢纽也随之东移。这时云南的主要驿道是：中庆（昆明）至建都（西昌）道；中庆至哈刺章（大理）道；哈刺章至丽江吐蕃道；哈刺章达金齿（保山、德宏一带）并通缅甸道；中庆经银生（景东）通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等国道；中庆达临安（建水）通交趾（越南）道；中庆通乌撒（贵州威宁、赫章一带）、乌蒙道；普安通湖广道；特磨（滇南）通广西道 9 条。明清两代，云南的主要道路，大体沿袭元道。

元代，贵州政治中心从唐宋两代的黔州移到了长官司（贵阳），长官司从此逐渐发展为贵州的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这时，新建东西向驿道二条，南北向干道三条，与原有路线交错成网。这五条新建的驿干道是：平溪经镇远、播州、水西（黔西、大方）至乌撒（威宁）大道。 泸（州）永（宁）乌（撒）南北大道。 川黔驿路。④由曲靖经贵州（贵阳）、黄平至晃州的東西向驿道。中庆乌撒乌蒙南北向驿道。明代又整治和开拓云南至贵州驿道。奢香时期，开辟了云贵、川贵驿道。于是，以偏桥（施秉）为中心，向西经水东（贵阳东

北)、乌撒到乌蒙(昭通);向北经瓮安草塘到容山(湄潭,当时属四川)。至明末,贵州地区共有驿干道 30 条,驿 69 处,站 28 处,递运所 4 处。清代,贵州还是滇铜运京的重要通道。从而便利了滇、黔、川、湘各族人民的交往和与内地的联系。

总之,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道路如明《永乐大典》载:元代由大都入云南,系取道四川,经建昌(西昌)、滇北而达昆明。明代改由湖广取道贵州,经滇东到昆明;北路或西北路,自成都至松潘卫;云南路,自成都至建昌卫再由阿用驿往南,路通云南永定府。打箭炉则是川藏交通咽喉,由上可达拉萨。清代的四川官路则从北京起,经长安、宝鸡、广元达成都,西经雅安、康定、理塘、巴塘,更西延至西藏拉萨。

●西北民族地区的主要道路

在西北地区,元王朝在新疆设立了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建立驿站,维护和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13 世纪上半叶,联接新疆与内地的交通线路主要是天山以北,即由中原北上,到漠北和林,再西向趋金山(阿尔泰山)折而南下,到别失八

里、哈刺火州，然后沿阴山（天山）北麓到达阿力麻里，再北上或南下可达欧洲。至元十八年（公元 1281 年），元朝政府建立了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的 30 个新站。至元二十二年（公元 1285 年）又在别失八里置立站赤。从此，由别失八里北上金山到漠北路线的地位降低，由别失八里经河西走廊与中原联结的路线又趋重要。明代以后，随着海上商路开通，新疆地区在中西交通上的历史地位相对降低，丝绸之路渐成史迹。

这时期，青藏之间的道路交通较稳定。除西宁至拉萨的驿道和官马大道外。清代在唐蕃旧驿的基础上，开辟了唐古拉山的郭田山口、查午拉山口等，使得路线更加直捷。清乾隆时期，青海黄河南部政治中心由河州移至西宁府，这次变迁与西宁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有着密切关系。

元代，甘肃道路交通以甘州路（张掖）、西凉州（武威）为中心，东西畅通，干线驿道设施健全、制度完善。明清两代，甘肃的驿道又有新的发展。主要是新辟了边防驿道，沿明长城内侧修筑了宁夏大边路线、甘凉大边路线、固原大边路线、西宁大边路线等，保证了军需运输，方便了商贾往来。另外，对陕西通甘肃、甘肃通青海、兰州抵四川、兰州至宁夏等驿道均作了改善，保证了各干线